

△劇名：《安樂天使》

編劇：楊添福

角色：七人

陳昌：男，年五十五。

陳弘一：男，年八十三。

林煌：男女不拘，年二十五。

楊毅：男女不拘，年近四十。

年輕媽媽：女，年二十九。

女高中生（年輕李嫻之）：女，年十七。

女人（中年李嫻之）：女，年五十五。

第一場：終於到我了

（舞台中央有一個白色小腰包；楊毅在偏左舞台處、旁邊有一把刀，手裡捧著一個魚缸、眼神空洞；林煌蹲在楊毅旁邊，一手抓著一個黑色公事包、一手跟著捧著魚缸。）

（燈亮）

（林煌站起來）

林煌：終究這天還是到了。

（頓）

林煌：按照規定，你殺了他，就必須要接替他的位置。

楊毅：蛤，什麼意思——

林煌：終於到我了。

楊毅：我殺了他：

林煌：簡單來說，就是我們以後要一起工作了

楊毅：到底在講什麼？

（林煌準備去拿起在地上的腰包，卻似乎無法拋下手中的公事包而轉頭朝楊毅說話）

林煌：是說我有個提議：我們交換吧，你來做我的位置。

楊毅：你到底，在說什麼阿？

林煌：你現在說些鼓勵人的話。來，試看看——

楊毅：你在講什麼？我現在——

林煌：像是這句：「人活著，就有希望，你還有那些愛你的人。」盡力展現最大的溫柔，試試看。

楊毅：什麼阿？

（林煌點頭示意楊毅繼續、並以牙牙學語的方式引導楊毅說出口。）

楊毅：人活著，就有希望。你還有那些愛你的人。

（頓）

林煌：我們交換吧。

楊毅：什麼跟什麼阿，你也先解釋——

林煌：你先說好。

楊毅：先解釋——

林煌：先說好。

（頓）

楊毅：好。

（林煌放下手中的公事包，轉而彎腰提起地上的腰包，神情從正向輕鬆轉為疲倦凝重、語氣驟變從原先的溫和變得很兇。）

楊毅：不是，然後呢？

林煌：拿起來，再講一次。拿起來！

（楊毅被嚇到，聽命撿起地上的公事包，頓時聖光沐浴。）

楊毅：人活著，就有希望。你還有那些愛你的人。

（頓）

楊毅：它可以讓人用懷抱希望的方式看世界嗎？

林煌：遲早有天會消耗殆盡的。

（林煌從腰包裡抽出一張小卡宣讀）

林煌：確認，自願交換職務——

楊毅：那個字這麼小你看的到喔？——

林煌：願意永久擔任勸說者之工作，簽名。

楊毅：欸——

（楊毅還在困惑時，林煌將小紙揉成一團後，吃進嘴裡。）

楊毅：你，在幹嘛？

林煌：裡頭的東西，你有空先看看。會有幫助的。應該啦——

楊毅：（翻找公事包）東西？蛤？什麼？裡面這是什麼。

林煌：都什麼年代了竟然還用紙——

楊毅：欸這些文件是什麼意思？啊這盒東西又是什麼？名片？不是，這不就是一堆白紙而已嗎？什麼跟什麼啊？喂，等我阿。

（林煌、楊毅下台）

（燈漸暗）

第二場：生命的彈性疲乏

（林煌躺在左舞台沙發上，腳邊有個魚缸，身上繫著一個白色小腰包；年輕媽媽跪坐在舞台中央毯子上摺著小孩的衣服，狀態失神；楊毅蹲在年輕媽媽旁，一手提著黑色公事包，另一手拿了一份文件。右舞台擺著一台電視機。）

（燈亮）

林煌：起來！

（林煌揉了紙團丟向年輕媽媽）

林煌：起來！

（林煌從沙發後拿出一臺兒童彈力玩具車，放在地上朝年輕媽媽的方向釋放）

楊毅：欸妳還好嗎？

林煌：她好得很。

楊毅：她怎麼了？喂，妳醒醒阿！

（年輕媽媽轉頭盯著楊毅看了幾秒，接著若無其事地轉回去摺衣服）

年輕媽媽：乖乖睡，寶寶睡……

林煌：這樣下去不行。

楊毅：對，這樣下去不行。那我們怎麼辦？

（林煌示意要楊毅拿起倒置在桌上的相片）

林煌：拗，拿那個給她看。

楊毅：這個？這是——

（楊毅拿起看了背面，還在打量那是什麼，年輕媽媽的反應突然激烈）

年輕媽媽：不行……不對——不是我！

楊毅：喂，你冷靜點啊！

林煌：很好，終於能辦正事了。

年輕媽媽：我沒有，我只是——

楊毅：沒事的，聽我說……

林煌：沒事的，聽我說——就是妳的錯喔！

楊毅：妳別聽他胡說，妳不過——

林煌：妳不過害死了小孩而已！

楊毅：喂！

年輕媽媽：不對。我明明，只是在倒垃圾——

林煌：妳很討厭她吧，意外的累贅。

（林煌坐起，從包裡拿出一包東西，打開後裡頭有很多顆像是藥的東西）

楊毅：沒事，妳的小孩一定有感受到妳的愛，也知道妳生活——

年輕媽媽：我的生活……我的小孩……我的……

林煌：所以說，既然無法負責——

楊毅：我們都要學會承擔事情。

年輕媽媽：那是什麼？

林煌：能讓你找回自己的。由外而內，或者由內而外的。

年輕媽媽：由內而外……

楊毅：妳要學會愛你自己！

年輕媽媽：找回……自己……我要愛……自己！

林煌：依妳的情況，我看這個比較合適。從上到下、由內而外，能讓

妳感覺不到任何東西……

年輕媽媽：那是什麼？

楊毅：睡覺也可以！

年輕媽媽：睡覺……對阿，我那時明明睡著了……

林煌：夢也是妳的一部分，只是讓妳勇敢跨出去！

年輕媽媽：醒來後，所有人都開始指責我——

楊毅：不是妳的錯，憂鬱不是，產生幻覺也不是！

林煌：就算妳認為是小孩的錯也不能殺他嘛！

年輕媽媽：我沒有！

林煌：妳說妳在倒垃圾，那妳就是清醒的嘛！

楊毅：她是在夢遊！

林煌：（頓）事實就是小孩死了，而她為此受苦！

年輕媽媽：當初我也想要有個幸福美滿的婚姻，但我失敗了……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一次，我不會走這條不歸路，我會堅強、勇敢，相信我父母愛我。但時間不會重來——

楊毅：妳可以不用這樣的。

林煌：給自己一個機會，成就妳自己。

（頓）

年輕媽媽：但，我是誰？

楊毅：妳是努力養活孩子的堅強女性——

林煌：妳是兇手！

年輕媽媽：我是害死孩子的，堅強女性。

楊毅：不對！

林煌：對。一個永遠背著罪惡的人。

年輕媽媽：我不是故意的！

林煌：妳不是嗎？

楊毅：妳先冷靜——

林煌：妳自己清楚知道——

楊毅：妳，不覺得很可惜嗎？

林煌：人生哪有什麼可惜不可惜的？

年輕媽媽：我整個都毀了，也只能推託說「我沒事」，當孩子說希望爸爸媽媽可以一直陪他，我聽了就難受。我怕我不在了以後，沒有人理解他想什麼。我們分不開，孩子也想跟我一起走……

楊毅：再給自己一次機會——

林煌：如果有人要傷害妳孩子，妳會保護孩子吧？

（頓）

年輕媽媽：對

林煌：都知道自己狀況對孩子很危險了，妳為什麼不處理？藉口罷了！

年輕媽媽：我怕他一輩子都被人笑是神經病的兒子！

楊毅：很累吧……

年輕媽媽：我問孩子，媽媽很累了，你要跟媽媽一起走嗎？他說好，我叫他用力抱緊我，等他鬆手，我知道他離開了……。他們都認為我狠心殺害自己的孩子——

林煌：這是妳唯一能做的。

（林煌將手中的藥托到年輕媽媽面前）

(頓)

年輕媽媽：我去死只需要不到幾秒，但我的孩子呢？他是因為我——

林煌：你以為活著就能贖罪嗎？妳真要贖罪的話，就——

楊毅：重點不是治癒，而是學習如何帶著病痛走下去阿！

林煌：所以呢？認清事實吧！繼續活著不過是另一種自私！

(頓)

林煌：面對，妳自己吧。

(年輕媽媽從林煌的手裡接過藥丸，她猶豫地看著楊毅後，吃掉藥丸。)

林煌：現在，妳是妳自己了。睡吧，妳可以放心的作夢了。

楊毅：希望妳都好。

(年輕媽媽把整包藥搶了過來，將藥瘋狂塞入嘴中，並將塑膠袋套到頭上。她逐漸窒息、倒地。頓時聖光沐浴。)

林煌：你在等什麼？

(楊毅從拿出包裡拿出一本紅冊子，像是在記錄著什麼)

楊毅：死因，服用過量巴比妥藥物後，窒息。得年二十九歲。

林煌：你知道夢遊不會有記憶嗎？

楊毅：她如果再多活至少一年，就可以說是享年了。

(頓)

林煌：搞得好像三十歲後就不會再受苦。

楊毅：明明她還有其他方式：

林煌：傷痕是必要的。如果找不到，那就得自己創造一個。

楊毅：這麼做有什麼意義？

林煌：騙自己啊，就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有原因。

楊毅：但這樣對事情一點幫助也沒有。

林煌：自以為是地讓自己好過點。有時狠起來，連自己都騙過。

楊毅：一定要變成這樣嗎？只要堅持下去——

林煌：人的韌性跟彈簧一樣，都會疲乏。不停逼他們面對當然是一種方式，至於結果如何，就得看他們到底相信什麼。

楊毅：這樣真的有比較好嗎？就這樣放棄掙扎——

(楊毅拿起彈簧車，在地毯上滑動，但車子卻跑不起來。)

林煌：看來現在還不是時候。沒事，之後你會懂的。

楊毅：(突然想到)你剛才說夢遊不會——

林煌：不重要了。

楊毅：我連她叫什麼都不知道。

林煌：那也不重要了。

楊毅：她是一個人。

林煌：不再是了。別投注太多感情，會很麻煩的。(頓)差不多了，

別讓下一位等太久。

(林煌拿起沙發旁的魚缸後下台，楊毅將手上和年輕媽媽相關的文件放在年輕媽媽身上後，下台)

(燈漸暗)

(電視機瞬亮)

電視機傳來新聞聲：駭人聽聞的單親媽媽殺子案經三名職業法官與六名國民法官的評議，基於《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，及《兒少法》第一項，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。合議庭認為：(沙沙聲)：不具備「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」，因此不成立《刑法》第五十九條「情堪憫恕」。本案作為今年第十起……再次引發社會對於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及預防的討論……

(電視機瞬暗)

第三場：守則中的例外事故

(右舞台是陳弘一的單人空間，他翹著腳、朝天躺在長椅上，側對觀眾、看著前方的電視機，身上蓋著一條毛毯。長椅旁邊有張桌子，上面散落用過的碗筷。桌子旁是一個衣櫃；房間的門在衣櫃旁、正對觀眾。門闔上。左舞台停了一輛三輪車。)

(燈亮)

(女人從左舞台上台，手裡提著一袋餐盒，嘴裡念念有詞。)

電視機傳來新聞聲：為您插播一則最新消息，稍早傳出台北市立動物園的企鵝疑似因熱衰竭而死亡，為此台北市動保處下午是做出了裁決……

(女人靠近門，不時被房內傳出的惡臭薰到作嘔、欲轉頭離開，但最終還是鼓起勇氣趨於門前。她杵在門前戴上口罩，深呼吸後進門。)

女人：爸，我拿午餐來了，你昨天有吃嗎？我昨晚下班拿過來沒看到你。

(陳弘一沒有回應)

女人：(看見用過的碗盤，走過去收拾)看來有吃，你昨天是去市場嗎？

(陳弘一沒有回應)

女人：三輪車剛幫你修好，騎起來應該順很多吧？

(陳弘一沒有回應)

女人：我趕著去上班，東西我放這裡，你再自己用一下。

(女人好像快斷氣地衝出房門後深呼吸，不時作嘔)

陳弘一：門。

(女人衝出門後沒聽見，陳弘一又喊了幾次，沒人回應。)

(陳弘一把電視機音量調高，女人拿起手機，此時上舞台陳昌穿著西裝從左側走出。)

電視機傳來新聞聲：年僅六歲八個月、名為「興興」的網紅企鵝，近日不吃不喝，倒地後搶救無效……

女人：喂，你爸又沒洗澡了。

陳昌：你怎麼知道？我現在很忙。

女人：我怎麼知道？我剛才送餐給他吃啊。(女人拔下口罩)你——

陳昌：他年紀大了，妳就多體諒一下吧。我在——

女人：我知道他年紀大了，但我媽也沒這樣啊。總之，你記得要叫他去洗澡，這冷氣打開後整間味道有多可怕你知道嗎？

陳昌：摠，我知道了。還有什麼事嗎？沒有的話先這樣。

女人：阿對了，你——（電話掛斷）什麼時候回來……

（陳弘一將房間內的電視機音量更大聲，女人將口罩戴回後，回到房間內快速拎著用過的碗筷後，摔了門後頭也不回地下台。）

電視機傳來新聞聲：知名的企鵝插畫家也在第一時間於臉書發文致哀，表示「希望牠過的開心。」詳細死因仍待專家進一步解剖釐清……

（陳昌拿起手機撥給陳弘一。此時房裡傳來電話鈴聲。就這麼響了十秒後，進手機語音信箱。）

手機音訊：您的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，嘟聲後開始計費。如不留言請掛斷，快速留言請在逼聲後按下井字鍵。逼——

陳昌：爸，您昨天出去還好嗎？三輪騎起來應該順暢多了，我前天聽他們說您前一個月都沒出門，就在猜是不是因為車壞了，看來果然是：那就好。我——

（左舞台外傳來另一個聲音：經理，時間差不多，老闆到了。）

陳昌：我有空再過去看您，最近比較忙。（深呼吸）對了爸，上次跟您提到老人院的事情，還是希望您好好考慮。就當作我們孝敬您，那邊的環境更好，吃住也都有人照顧。

（左舞台外傳來另一個聲音：老闆好。）

陳昌：那先這樣，我會盡快回去。

（電話掛斷，陳昌從左舞台下台。陳弘一把腳放下，翻身至完全背對觀眾。停頓幾秒後，他隨後從屁股後翻出了一支手機。拿起來後打開

了語音信箱，播放了留言訊息。）

語音信箱：爸，您昨天出去還好嗎？三輪騎起來應該順暢多了——

（林煌手裡抱著魚缸、身上繫著白色小腰包上台；楊毅手裡提著一個黑色公事包上台）

林煌：這次是誰？（頓）看名冊阿，慢吞吞的——

楊毅：（邊走邊翻著紅冊子）八十二歲半男性——

林煌：到這年紀，就只能造成別人困擾。不過某種程度上來講，他還是挺幸運的。能在想死的時候老——

楊毅：少亂講，他明明還有愛他的孩子！

林煌：你確定他們愛他？好啦隨便。

楊毅：但，這要怎麼辦？

林煌：什麼怎麼辦？

楊毅：（靠近門後，被惡臭熏到作嘔，拿起手帕搗住嘴）這個阿，這怎麼處理。

林煌：你問我我問誰？還不快看守則！

楊毅：（想了一下，從包裡拿出很厚的守則）我記得是在……

林煌：她怎麼跑回來了！

（林煌、楊毅看見女人走回來，一陣慌亂下開了門躲進去。陳弘一關掉語音信箱。轉身坐起查看。）

（女人重新上台）

女人：不行，我這次一定要講。等他回來這整區早就臭呼呼了。

（女人戴口罩後堅定地開門。查覺到女人的林煌和楊毅打開衣櫃門後躲了進去。）

女人：爸，我每天幫你送餐沒有半句怨言，只是希望你洗個澡而已。你有聽見嗎？（扯下口罩）我們真的都很努力了，也希望你能配合一下。好嗎？你——

（陳弘一聽到女人講話後，轉身躺回長椅，拉起腳邊的毛毯將身體蓋住。）

女人：有聽到齣？那我走摟。

（陳弘一沒有回應，女人離開房間。）

女人：（站定）奇怪，他剛才才是坐著看我？算了。

（女人下台。陳弘一轉身坐起，看著衣櫃裡的林煌和楊毅。）

楊毅：您好，我是——

林煌：快、點、出、去！

（林煌將楊毅拉出房間，過程中林煌和陳弘一對視。）

楊毅：欸，不是要查，你要去哪。

林煌：不用了。

楊毅：什麼意思啊？啊我至少得介紹一下——

林煌：不用，他已經知道了。

楊毅：蛤？什麼意思？

林煌：陳弘一。

楊毅：蛤？

林煌：他的名字。

楊毅：你怎麼知道？

林煌：這是例外事故。

（林煌抱著魚缸下台）

楊毅：什麼啊？陳弘一？還有，剛才那個女人，我好像在哪裡見過？喂！你等一下！

（楊毅從包裡拿出那盒小白紙卡，看了兩眼後放回包裡，下台。陳弘一側躺回長椅上，拿起手機，播放語音信箱。）

手機語音信箱：那邊的環境也更好，吃住也都有人照顧。（另一個聲音：老闆好。）那先這樣，我會盡快回去。

（燈暗）

第四場：向死，而生。

（燈亮）

（女高中生坐在舞台邊緣，身上多處裹著繃帶，眼神絕望；楊毅從左上舞台上台，一手提著一個黑色公事包，一手拿著一些文件）

楊毅：嘿，妳還好嗎？

女高中生：你不要過來。你再往前我就要跳了！

楊毅：抱歉，我只是想和妳聊聊。我就在這跟妳聊。我們坐著聊好吧？

女高中生：叫你坐了嗎？為什麼都沒人在乎我的意見？

楊毅：好，抱歉，我重來一次。

（楊毅往回倒退了幾步，整理服裝、深呼吸）

楊毅：我可以過去嗎？

（女高中生轉頭沒回應）

楊毅：（熱情）那我過去了！咦？這裡有個空位耶，我可以坐嗎——

女高中生：你是白癡嗎？

（頓）

（女高中生示意讓楊毅坐下，兩人沉默）

女高中生：（彙扭）這種時候，你不是應該說點什麼嗎？什麼不要往下跳啦，之類的……

楊毅：妳想聽這些嗎？

女高中生：我不知道。

楊毅：沒關係，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很多事。

（女高中生突然哭了）

楊毅：妳怎麼了？對不起，我不知道——

女高中生：（笑）已經好久，都沒人對我說「沒關係」了。

女高中生：我每天在家能聽見的，就是我繼父的聲音。他總是帶著酒氣地嚷嚷著，要我快點去死，別再造成大家的困擾。這種時候我媽總站在一旁看著，好像這一切與她無關。就好像，我與她無關……

楊毅：所以妳身上的傷……

女高中生：這個是他上週喝醉打的。你看，這是前天他被老闖罵後的作品，還有這個。喔對了，這個比較有創意，打火機燒的。他邊抽菸邊燒，還說如果我敢躲，他就要再抽下一根……

（頓）

女高中生：（猶豫）如果今天是最後一天的話，你會做什麼？

楊毅：繼續……過日子吧？

女高中生：（驚訝）那有什麼意義？

楊毅：（平靜）至少能在最後一天得到平靜。

女高中生：聽起來真荒謬。

楊毅：（堅定）那至少是幸福的荒謬。

女高中生：不自由怎麼幸福？

楊毅：是真的不自由，還是妳其實害怕它？

（頓）

女高中生：（轉移話題）我的話，應該會找的地方發呆。最好是腳能懸空的地方。

楊毅：比如，書桌上？

女高中生：或者屋頂邊緣。

（頓）

女高中生：問你喔。我到底是做了什麼，才會變成現在這樣？

楊毅：或許它就只是這麼發生了。（頓）妳其實不必被他們卡在這裡的。

女高中生：（恍惚）如果離開，是不是就能解脫？

楊毅：什麼意思？

（林煌從右舞台上臺、手裡依舊捧著一個魚缸。女高中生見狀後恐懼，但楊毅堅定地抓住女高中生的手安撫她。）

林煌：你倒是走得挺快的。

楊毅：她才十七歲。

林煌：十七歲？哼……不就是個自以為多愁善感的年紀。

女高中生：才沒這麼簡單！

林煌：怎麼別人都有辦法活，就妳不行？不知足罷了！

楊毅：每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，你怎麼能——

（女高中生笑了）

林煌：妳笑什麼？

女高中生：你跟我的輔導老師很像。

（頓）

楊毅：真糟糕。

女高中生：嗯？

楊毅：他不應該這樣對你的。

林煌：這世界真有趣，變得容不下實話了。

（頓）

女高中生：三五八五。

林煌：蛤？

女高中生：台灣去年的自殺人數。

林煌：妳也真是學識淵博。

（女高中生伸出手，露出割腕的痕跡）

女高中生：（炫耀）我後來發現，必須得在同個位置來回地割，才有辦法留下夠深的痕跡。

楊毅：很痛吧？

女高中生：我只是想確認這還我的身體，這讓我有活著的感覺。

林煌：好啦，同學，要是真的這麼痛苦，就往下——

女高中生：其實——今晚的天空蠻美的……

楊毅：是阿，實在是美的有點荒謬。

（頓）

林煌：想不想要離開？

女高中生：想。

林煌：那就不要怕——

楊毅：我覺得——

女高中生：但，或許不是現在吧。

林煌：別怕了！膽小鬼！

楊毅：妳很勇敢。

（頓）

林煌：討不討厭它？

女高中生：有一點。

林煌：那就勇敢壓垮它！

（林煌往前堅定牽起女高中生的手，女高中生把手撥掉。）

女高中生：但它有時，還挺美的。

林煌：妳怎麼這麼傻！人活著是不會好的，妳以為一個痛苦結束就沒了，殊不知下一個很快就會再來！

楊毅：能生活在這樣的夾縫裡，本身就很有可貴。

（頓）

林煌：人不是在該死的時候死的，而是能死的時候就要——

女高中生：是啊，向死而生。

（沉默）

林煌：隨便妳，不要後悔。

女高中生：謝謝你。

（林煌準備走下台，聽到女高中生說話後停住後，再往前離去。女高

中生和楊毅凝視著前方）

女高中生：那接下來呢？

楊毅：什麼都不做其實也是個選擇。（頓）時間差不多了。

女高中生：摠，謝謝妳。

楊毅：謝謝妳自己。（站起）妳先離開，我得看著妳下去才行。

女高中生：（站起）摠。

楊毅：走吧。

女高中生：我們，還會再見面嗎？

楊毅：會的……但希望不要太快。

（楊毅看到女高中生離去後，原本打算把和女高中生有關的文件放在地上，林煌重新上台）

林煌：你知道那是什麼嗎？

楊毅：案例？

林煌：對我來說是，但對你呢？

（頓）

楊毅：對我？

林煌：你現在知道他們需要什麼了嗎？

楊毅：選擇吧！

林煌：是嗎？

(頓)

林煌：你以為自己為何會出現在他們面前？

楊毅：什麼意思？

林煌：他們早就有選擇了。(不屑)重點是，他們不敢承擔後果。

楊毅：所以……

林煌：所以就到我們頭上了。

(頓)

林煌：怎樣？很難接受自己被利用這麼久嗎？

楊毅：沒有，只是這樣說起來，我和你也沒什麼太大的不同。

(頓)

林煌：(轉移話題)名字看了嗎？

楊毅：名字？

林煌：那盒白紙。

楊毅：蛤？什麼？

(林煌示意讓楊毅從包裡拿出那盒小白紙卡)

林煌：第一張，拿起來。

楊毅：什麼意思？就白紙啊？

林煌：現在的年輕人都沒用過拍立得嗎？

楊毅：蛤？

林煌：甩一下看看。

(楊毅甩了甩，一些字浮了上來)

楊毅：李嫻……之？李嫻之！十七歲！欸真的是她，你看！是剛才那個女學生！

林煌：(語重心長)記住這個感覺，不常有的。

楊毅：其實拍立得不用甩啦。還是以前的要阿？

林煌：好，隨便。

(林煌準備下台，被楊毅叫住後回頭)

楊毅：對了，一直沒問你，你手裡那個魚缸是幹嘛用的？

(林煌將魚缸貼緊楊毅的嘴巴，並示意要他講話)

林煌：說話。

楊毅：蛤？

林煌：再大聲點。

楊毅：(稍微用力)像這樣嗎？

林煌：再大聲。

楊毅：(更用力)你是說這樣嗎！

林煌：現在知道了嗎？

楊毅：這是什麼意思？

(林煌用左手把魚缸夾著，搖頭後下台)

楊毅：喂！你不要每次話都講一半！喂！算了。李嫻……之，李嫻之。

（楊毅小心翼翼地將盒子倒放，想把卡片放在最底下。結果發現下方有其他寫著名字的卡片）

楊毅：這些是——莊明偉，十二歲。楊軒，二十七歲。吳宜純，十四歲。陳弘一，十六歲。

（頓）

楊毅：這些，是怎麼回事？欸！（轉頭發現林煌已經下台）

（楊毅將李嫻之的卡片放在盒子底部後，拿起紅冊子後下台）

楊毅：喂！你等一下！

（燈暗）

第五場：關於那些重要的事

（右舞台是陳弘一坐在輪椅上，背對觀眾，他依舊看著前方的新聞，不過電視機變成朝向衣櫃，與他視線夾九十度。陳弘一穿著厚重的衣物，脖子上纏繞著一條圍巾。原先的衣櫃倒在地上、長椅也被直立靠著衣櫃。房間沒有門。）

電視機傳來新聞聲：繼續帶您來關心社會案件。延燒半年的企鵝猝死案在昨晚預估是引發了有兩百萬人上街抗議，要求政府徹查：（沙沙聲）……而許久沒露面的總統今天也是透過臉書呢來做出裁示，表示將以國葬的方式，來緬懷這位企鵝對我們的付出，帶您來看以下的報導（沙沙聲）

（燈亮）

（陳昌從左舞台推著一台三輪車上台，他把車停在衣櫃旁後，靠近陳弘一。）

陳昌：今天的新聞有什麼特別的嗎？又是企鵝阿。真搞不懂這有什麼重要的，得要每天、每台都在報。說來也好笑，爸，以前你不都叫我們少看點新聞，說什麼新聞都只是政客的廣播，只會把一件簡單的事實，講到沒半點正確。想起來也是挺諷刺的，就連你，到後來也只能每天聽著它。摠？什麼？是吧，你也覺得很荒謬。我——

（陳昌電話響起，他拿起手機看了一眼，猶豫兩秒後掛斷。）

陳昌：以前在公司，大家都躲著我，彷彿我是瘟神。但當我真的消失，卻又一堆人每天找我，好像沒有我不行。（頓）爸，我好像，真的沒有你不行。我為了成為自己而離開家裡，想不到漸漸老了之後才發現，我不過只是在模仿你的一切。消失到底是什麼？為什麼有辦法讓人如此痛苦？爸，跟我說說話好嗎？不，看看我好嗎？我只希望，你能看見現在的我……

（陳昌電話再次響起，他猶豫幾秒後接起來。）

電話另一頭：副總，你今天早上有股東會——

陳昌：別再打來了。

電話的另一頭：副總，你已經三個月沒來了，如果連股東會也——

陳昌：那都不重要了。

電話的另一頭：不是，副總，你沒在聽我說——

陳昌：我叫你別再打來了！

（陳昌把手機重摔在地上）

陳昌：那都不重要了！不重要了！不重要了……結果兜了一大圈才意識到我根本不懂這世界。到底什麼才是重要的？爸，你可以告訴我嗎？到底什麼才是重要的？你說話啊！我以為把自己顧好就好了。明明你小時候告訴我，每個人都把自己顧好，這個家就會好，這個社會就會

好。但真的是這樣嗎？……？我明明就很努力啊？為什麼到最後大家反而都不聽我說話了？你也是，媽也是。我到底哪裡做的不對？我明明都照著你說的做啊！還是你其實都是騙我的……？你說話啊！

（女人上台，停在衣櫃旁）

女人：我拿餐來了。

（沒人回應）

女人：下午去辦一辦吧。

陳昌：你就這麼急嗎？

女人：是你說要離婚的。

陳昌：那只是氣話。

女人：氣話？原來這話能這麼簡單說出口。

陳昌：簡單？

女人：你要我每天騎車三十分鐘來送餐，好，我都照做。但你知道最讓我難以忍受的是什麼嗎？就是你憑什麼認為這是我的責任？搞清楚，就你需要工作嗎？我也——

陳昌：妳可以辭了。我沒叫妳做。

（頓）

女人：又來了。「你可以辭了，我沒叫妳做。」你真以為事業成功就成為人生總裁，別人都得聽你的？你以為自己是誰——

陳昌：今天如果換作是妳接到我的電話說，「你媽跌倒了，她現在頭破血流倒在地。」妳會怎麼做？

女人：我說過很多次了，我那幾天工作很忙、很累，所以我不小心睡過頭而沒辦法來送餐。都這麼多年了，誰知道他會挑那一天——

陳昌：妳什麼意思？

女人：沒什麼。

（林煌上台，手裡捧著魚缸，魚缸放了一條繩子；林煌靠著三輪車）

陳昌：不要把妳童年的創傷怪到我頭上。

女人：你又是什麼意思？

陳昌：沒什麼。

（頓）

女人：你有想過，或許這才是他要的嗎？

陳昌：李嫻之——

女人：他老了，這或許是他自在的方式！

陳昌：妳給我閉嘴！

（頓）

女人：我只是希望你搞清楚，這不是我的錯。

陳昌：不然是誰的錯？

女人：看來你還是沒意識到問題出在哪。

（頓）

陳昌：難道妳不愛我了嗎？

女人：我很愛你。

陳昌：那就不要——

女人：我只是，打算開始多愛自己一點了。

陳昌：我真的很愛妳。

女人：我知道，但只有愛時常是不夠的。至少能趁我們還有愛的時候結束。我不敢恨你。

(頓)

女人：我一樣會繼續幫忙送餐，如果你工作真的這麼忙的話。

陳昌：我要辭職了。

(頓)

女人：有些事情是無法彌補的。你得先接受並承擔現有的後果，才有機會讓接下來的發展不這麼痛苦。

(頓)

陳昌：我真的很努力——

女人：下午見。

(女人轉身準備下台，走幾步後突然想到什麼，轉身後打算將包裡的手機交給陳昌。陳昌沒有回應，女人把手機放在衣櫃上後，下台。)

女人：對了，這個給你。我猜你會想留著。看來他很渴望跟你說話，只是找不到方法。這裡面有你全部的語音信箱。我放在這裡。總之，希望你振作起來。他被時間卡住了，不代表你也得如此。

(女人經過三輪車時看了林煌一眼後離開。楊毅上台和她擦身而過。

楊毅從包裡拿出那盒紙、翻找後叫出女人的名字)

楊毅：欸！妳是——李嫻之？

女人：唔！好久不見。沒想到你還記得我。

楊毅：果然是妳！妳過得還好嗎？妳變了很多！

女人：還可以，沒想到是在這種場合相遇。

林煌：這緣分也還是挺有趣的。走吧，該幹正事了。

楊毅：一定要這麼急嗎——

女人：他會怎麼樣？

林煌：你在乎嗎？

女人：我在乎。

林煌：少騙人了，你只是——

女人：你也真是，一點也沒變呢。

(頓)

楊毅：無論如何，還是希望他能好好的面對——

林煌：好了吧？妳該走了，接下來是他自己的課題。

女人：總之，見到你我很開心。

楊毅：妳成熟不少。

女人：畢竟多愁善感，是年輕人的特權。

林煌：時間差不多了。

女人：摠。

（女人轉身準備下台離開，被林煌叫住。）

林煌：妳不打算，替他說些什麼嗎？

女人：有用嗎？

林煌：也是。

女人：對了，當時你為何放過我？

林煌：因為妳不需要我。

女人：那你幹嘛出現？

林煌：因為妳需要我。

楊毅：什麼跟什麼啊——

林煌：這是職業道德。

（女人莞爾後下台，林煌朝陳昌方向走去，被楊毅叫住。）

楊毅：所以，他會怎麼樣？

林煌：本子在你手上，我怎麼會知道？

楊毅：（翻開紅冊子）五十五歲，即將單身，父母即將雙亡，即將失業，即將——

林煌：真慘。

楊毅：明明才過幾個月：

林煌：我說過吧？別投注太多感情，會很麻煩的。

楊毅：上次明明還好好的阿！

林煌：家庭悲歌，真老套。不過事情變成這樣，也不失為一個機會。

（林煌自言自語）

楊毅：他明明也這麼努力認真在生活——

林煌：努力認真如果能當飯吃，這世界還會存在這麼多痛苦嗎？

（原本對著陳弘一的陳昌，轉身後打算拿起手機，查看語音信箱）

陳昌：你留這些，到底要做什麼？為什麼你不接起來！你到底在想什麼！你到底在想什麼！

（陳昌猛一瞥看見林煌、楊毅靠在三輪車上，便衝上前去把他們趕下來）

林煌：嗨！

陳昌：你們是誰？在我家幹嘛？

楊毅：先生，你先冷靜一點，我們是來——

陳昌：給我下來！離那台車遠一點！

林煌：幹嘛，這又不是你的東西。

陳昌：瘋子！一群瘋子！你們都他媽是一群瘋子！

楊毅：陳先生，我是來幫你的，你先冷靜，來跟著我深呼吸，吸——

林煌：希望，只是絕望的開始。

陳昌：你是誰？你他媽到底是誰！

楊毅：別聽他亂說，你付出的一切都會有人看見的，知道你——

陳昌：你又是誰！憑什麼來這說三道四！

（林煌轉往屋內移動，他把魚缸放在陳弘一腿上，並從中拿出一條繩子。陳昌見狀追了上去）

楊毅、陳昌：喂！

林煌：聽我說，你只要下定決心，需要什麼工具，我都會幫你準備好。

陳昌：你這瘋子在那邊講什麼？給我滾出去！

林煌：長痛不如短痛，你爸一定也這麼想的。只是他很不幸的沒有成功。

陳昌：閉嘴！

林煌：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成全他。

楊毅：不是的，你爸其實也很希望能夠和你一起——

林煌：當你意識到痛的時候，你每一次的呼吸早就像是窒息——

陳昌：閉嘴，都給我閉嘴！

楊毅：痛才能讓我們成長，讓我們更勇敢——

陳昌：給我滾！滾出我家！滾！

林煌：欸你冷靜點！

（陳昌抓起魚缸揮舞後砸向林煌，林煌接住魚缸後逃跑下台，楊毅跟了上去）

楊毅：喂，你冷靜點阿！

陳昌：啊！

（燈暗）

第六場：消失的樹洞

（燈亮）

（右舞台是陳弘一身穿厚重的衣物坐在輪椅上、脖子上纏著一條圍巾；他眼神失焦，看起來像失智的樣子。電視機完全背對觀眾，沒有發出聲音。林煌一手夾著魚缸，一手玩弄著繩子和提著公事包的楊毅跟著陳昌一起上台）

陳昌：爸，我回來了。上次在廁所摔倒，你有好起來嗎？

林煌：上次是一個很好的嘗試。

陳昌：好起來了是嗎？

楊毅：現在收手還來得及！

林煌：放手吧，放過自己也放過他。

陳昌：人還是挺奇妙的，汲汲營營一輩子，回過頭來才發現，最難解的謎團還是在於自己。爸，你知道嗎？我最近一直在思考，如果你也消失了，這樣我還算是存在嗎？沒了源頭，沒了過去，我還是我嗎？

楊毅：你當然是你！

林煌：你就只剩你了——

陳昌：就連現在，我都開始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在講話，還是說，我就只是個傳聲筒。小時候你常說，沒辦法對別人說的話，樹都會聽進去。後來過了很久我才發現，你其實一直站在樹洞的另一頭。但你大概不記得了，那棵樹也早就被砍了。

林煌：消失等於遺忘。

楊毅：你爸沒有忘記，他只是把這些都收在回憶的保險箱。

陳昌：那天我抱著它哭了很久。就好像以前的自己也都跟著一起死去。

（陳昌等待，陳弘一沒有回應。）

陳昌：反正說再多，你也聽不懂。我今天，是來跟你告別的。

楊毅：你不需要這樣。

林煌：就差一點了。

（林煌將魚缸放在電視機上頭，雙手撐起繩子接近陳昌身旁；陳昌轉身朝向林煌，林煌將繩子套在陳昌脖子像是在操控他，陳昌依照指示將陳弘一勒住。）

楊毅：不需要這樣，不需要這樣。

林煌：來鬆開圍巾、雙手各轉兩圈、握緊、慢慢地往左右拉直，對很好，你做的很好，接著，往四十五度的方向往上，對，沒錯，你做的很好。現在，拉，用力拉。

陳昌：爸，會痛嗎？會痛一定要跟我說哦，應該不會痛吧？

林煌：用力，再用力，有多痛就多用力！

陳昌：快要自由了…爸！我們終於都能自由了！

（陳弘一雙目瞪大、身體猙獰，直到陳弘一四肢鬆垂陳昌才緩緩鬆開手。陳昌發抖抱膝坐在地上，林煌甩甩手，伸伸懶腰，從楊毅手中搶過紅冊子。）

楊毅：為什麼要這樣…

林煌：你現在是什麼感覺？有感覺比較平靜嗎？有比較不痛苦嗎？

陳昌：你不是說會有輕輕鬆鬆的感覺嗎？為什麼…

楊毅：你幹嘛這樣說？

林煌：因為他足夠痛苦！陳弘一，享壽八十三歲，整。死因：他殺。恭喜你，逃走了，逃開他，逃往更好的世界。

陳昌：爸！我幫你解脫了，也幫自己解脫了。

楊毅：你為什麼下得了手…

陳昌：沒有啊，我…他…

楊毅：我已經都知道了！（楊毅拿出陳弘一的卡片）陳弘一，你在你十六歲的時候救過他！你明明救過他，為什麼你下得了手！

（頓，林煌轉頭來對著楊毅）

林煌：我說過吧？投注太多感情，你會後悔的。

楊毅：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…

林煌：我給過他機會了。但他就是一心求死！

楊毅：你到底，在說什麼阿…你救了他，再害死他，這…

林煌：你以為我們是幹什麼的？你真當自己是救世主嗎？這只不過是一場遊戲罷了。隨著時間往下走，過不去的人就卡在原地，僅此而已！

楊毅：我不相信…

林煌：到頭來你只會發現，就算能左右生死，人也只不過就是繼續祈求著那些他們想要但不敢承擔的一切！你跟我最終，也只能靠自私一回來脫離這一切！

（林煌轉頭對著陳昌）

陳昌：不要！對不起，我不該這樣做的，對不起……

楊毅：夠了，住手！

林煌：好好享受你所渴望的平靜吧！

陳昌：都是你……

林煌：做決定的人是你！這是你自己想要的！「你」！這一切是「你」！

陳昌：瘋子！你們都他媽的是一群瘋子！

楊毅：喂，你等等！

（陳昌衝上前去掐住林煌，將一切不滿抒發出來）

陳昌：為什麼要逼我！要是沒有你，我爸現在還會好好坐在那！

林煌：後悔了嗎？但殺了他的人是「你」！所有人都會替你記得，是你！就像我現在這樣，也是因為「我」。人……能死的時候……向死而生……謝謝……「你」……

（陳昌將林煌掐死，林煌倒在地，而楊毅緩緩地走過去。）

陳昌：我不是故意的……不是這樣的，這到底是什麼？我到底——

楊毅：嘿，冷靜點，聽我說。看我，你看我！聽我說！

陳昌：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為什麼會變成這樣？（癱軟無力、眼神空洞）

楊毅：沒事的，來。

（楊毅把電視機上的魚缸拿給陳昌。）

陳昌：這是什麼？

楊毅：用它來承載痛苦，就可當作什麼也沒發生過。

（陳昌雙手接過魚缸，朝魚缸大吼。）

（燈暗）

第七場：人道主義者

（右舞台擺著一台電視機；左舞台像是個法庭審判場，陳昌坐在左上舞台；年輕媽媽與陳弘一身穿黑袍，頭被衣服的帽子罩住；兩人架著林煌，站在陳昌前方；楊毅捧著紅冊子坐在一旁，像是書記官）

（左舞台燈亮）

陳昌：在宣讀判決結果前，犯嫌是否還有話要陳述？

（沒有回應）

陳昌：不說了嗎？

（沒有回應）

陳昌：你之前不是很會詭辯？現在怎麼半句話都不講了？

林煌：重要嗎？

陳昌：你在講什麼？

林煌：我說不說，有差嗎？你們不是早就決定好了？

陳昌：所以你承認了？

林煌：什麼？

陳昌：承認人是你害死的！

林煌：我殺了誰？

（陳弘一與年輕媽媽拉下帽子，露出臉）

陳弘一／年輕媽媽：我——

（林煌聽到後大笑）

林煌：好吧好吧！你們說是就是！

陳昌：所以你承認——

林煌：是他們需要我的幫忙！

（陳弘一和年輕媽媽瞬間倒在地上）

陳弘一／年輕媽媽：是我們：需要：「你」！

陳昌：（敲著法槌）肅靜！

林煌：我是為了他們好，而且，「我們」都是為他們好——

陳昌：我們？「我們」是誰？

林煌：這麼說，我們也算是人道主義者！

電視機：「死刑聯盟」今天則是號召了上萬民群眾衝進法院抗議，再次呢是重申「殺人償命」的唯一訴求

林煌：但我到底殺了誰？

陳昌：「我們」是誰？

林煌：就是，「我們」阿！

（林煌大笑）

電視機：對此稍早法務部長接受採訪表示尊重和議結果，而檢方呢，則是不排除上訴，並重申背後有更龐大共犯結構的可能性：（沙沙聲）

陳昌：你這樣到底是在追求什麼？

林煌：你覺得人內心的需求是什麼？

陳昌：回答我！

林煌：死亡在你們看來，為何總是這麼悲觀呢？活得痛苦，為何就不能選擇有尊嚴的離開！

陳昌：那也輪不到你！

林煌：那為何就輪到你呢？

（陳弘一和年輕媽媽瞬間動作詭譎地爬了起來）

年輕媽媽：我有生自由：

陳弘一：這是我的意志！

陳昌：不對！活著比死亡更需要勇氣！

林煌：生命，是透過為別人付出而創造出價值，這就是人心。

（年輕媽媽和陳弘一持續碎念著台詞，朝陳昌靠近，陳昌則不停敲著手中的槌子）

陳昌：肅靜！肅靜！

林煌：聽見了嗎？這就是生命阿！

陳昌：肅靜！肅靜！

(林煌大笑)

(左舞台燈暗，電視機亮起)

電視機：轟動一時的「連續教唆自殺案」，今天呢是由六名國民法官與三名職業法官共同和議：(沙沙聲)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欠缺辨識能力而行為者，不罰：(沙沙聲)

(燈暗)

第八場：人類大命運

(舞台中央有一個白色小腰包；陳昌在偏左舞台處、手裡捧著一個魚缸；楊毅蹲在陳昌旁邊，一手抓著一個黑色公事包、一手跟著捧著魚缸。右舞台是一台電視機，正對著觀眾)

(燈亮)

陳昌：為什麼對我這麼好？

楊毅：你並不特別。

陳昌：我一直以為是我生病了、腦子有問題了，才會有你們的聲音——

楊毅：我們都有病，我們都不特別。

陳昌：是嗎？原來我不特別：

(楊毅扶起陳昌)

陳昌：怎麼了？

楊毅：按照規則，你殺了他，就必須要頂替他的位置。

陳昌：蛤？

楊毅：簡單來說就是以後我們要一起工作了。

(楊毅準備去拿起林煌的腰包，卻似乎無法拋下手中的公事包而恍然大悟。)

陳昌：到底在講什麼？

楊毅：是說，我有個提議，我們交換吧，你來做我的位置吧。

(頓)

楊毅：你先回答：「好啊。」

楊毅：好：啊：(像正音班教兒童說話的樣子。)

陳昌：好：啊：我要怎麼做？

(楊毅放下手中的公事包，轉而彎腰提起林煌的腰包，神情從正向輕鬆轉為疲倦凝重、語氣驟變從原先的溫和變得很兇。陳昌被嚇到，聽命撿起地上的公事包。撿起瞬間，頓時聖光沐浴。)

楊毅：確認，自願交換職務，願意永久擔任勸說者之工作，簽名。

陳昌：不是，這個是什麼？

(楊毅將小紙揉成一團後，準備吃進嘴裡。但被陳昌阻止後，把紙攤平後給陳昌。)

陳昌：欸欸欸喂，你在幹嘛？

楊毅：算了。你自己收著吧，反正你也逃不了。

陳昌：什麼東西？那現在呢？

楊毅：你之後就知道了。喔對，裡頭的東西，你有空多看吧，會有幫助的。應該吧。

陳昌：欸這些文件是什麼意思？啊這盒東西又是什麼？名片？不是，這不就是一堆白紙而已嗎？什麼跟什麼啊？喂，等我阿。

（陳昌、楊毅下台）

電視機：知名的遊戲網紅「水漂哥」呢則是在直播上將此案和先前的動物園虐企鵝案並成，表示「人類最終會被自己的想法害死」：

（燈暗）

（劇終）